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02-51

1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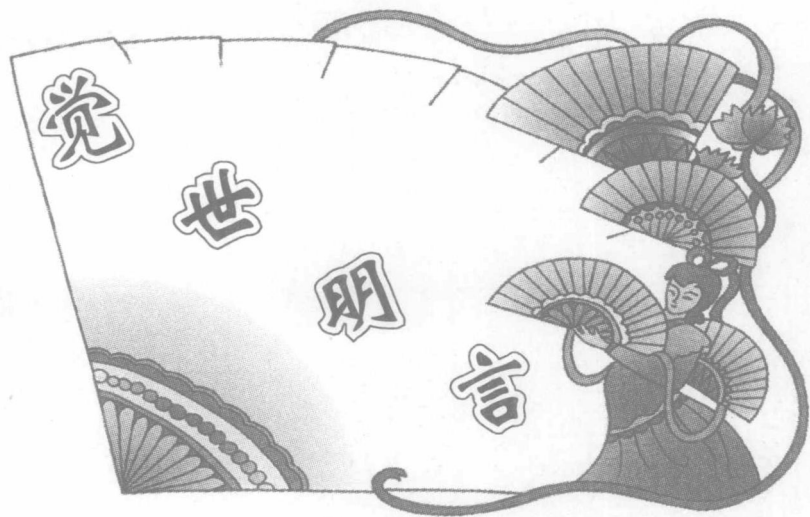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六十三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觉世稗官 编次

目 录



子集	谭楚玉戏里传情	(5)	觉 世 明 言
	刘藐姑曲终死节		
丑集	老屋家戏改八字	(28)	
	穷皂隶陡发万金		
	乞儿行好事	(37)	
寅集	皇帝做媒人		
卯集	清官不受扒灰谤	(64)	
	义士难伸窃妇冤		
辰集	美女同遭花烛冤	(81)	
	村郎偏享温柔福		
	遭风遇盗致奇赢	(103)	
巳集	让本还财成巨富		
	妒妻守有夫之寡	(121)	
午集	懦夫还不死之魂		
	妻妾败纲常	(158)	
未集	梅香完节操		
申集	寡妇设计赘新郎	(176)	
	众美齐心夺才子		
酉集	吃新醋正室蒙冤	(204)	
	续旧欢家堂和事		
戌集	重义奔丧奴仆好	(217)	
	贪财殒命子孙愚		
亥集	贞女守贞来异谤	(228)	
	朋侪相谗致奇冤		



- 外编卷之一 落祸坑智完节操 (248)
借仇口巧播声名
- 外编卷之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259)
格天心变女成男
- 外编卷之三 说鬼话计赚生人 (272)
显神通智恢旧业
- 外编卷之四 待诏喜风流趲钱赎妓 (283)
运弃持公道舍米追赃
- 外编卷之五 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295)
抚孤幃全身报知己
- 外编卷之六 连鬼骗有故倾家 (314)
受人欺无心落局



子集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妓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说含
情单为我，魂魄齐勾。舍命作缠头，不死不休。琼瑶琼
玖竞相投。桃李全然无报答，尚美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慳吝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甚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他不上。这种道理，一来



是做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出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种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



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说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图机会，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到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馐上来，就不觉其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勾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于媳。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是无所不许。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

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



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都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分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照管，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

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甚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

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勾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要说这段因缘，



须从根脚上叙起。

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姓谭，名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原系旧家子弟，只因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个破题上手，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工夫逐渐儿做去。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除了学戏之外，不许他见一个闲人，说一句闲话。谭楚玉窥伺了半年，只是无门可入。

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只少一个大净，还要寻个伶俐少年，与藐姑一同学戏。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得了这个机会，怎肯不图？就去见绛仙夫妇，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绛仙夫妇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与藐姑同堂演习。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不消说得的了。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知识还强似大人，谭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媚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身。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虽然同窗共学，不曾说得一句衷情，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同飞共宿而已。

谭楚玉过了几时，忽然懊悔起来道：“有心学戏，除非学个正生，还存一线斯文之体。即使前世无缘，不能勾与他同床共枕，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他一声



妻，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虽然作不得正经，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了了从前的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场。这花面脚色，岂是人做的东西？况且又气闷不过，妆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就是奴仆丫鬟。自己睁了饿眼，看他与别人做夫妻，这样膀胱臭气，如何忍得过？”

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要以齿颊传情，又怕众人听见，还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没有一个通文理的，若说常谈俗语，他便知道，略带些“之乎者也”，就听不明白了。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把眼睛觑着藐姑，却像也是念戏一般，念与藐姑听，道：“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藐姑也像念戏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苦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时，才能勾遂我三生之愿？”藐姑道：“只好两心相许，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万无佳会可乘，幸勿妄想。”谭楚玉又低声道：“花面脚色，窃耻为之，乞于令尊、令堂之前，早为缓颊，使得擢为正生，暂缔场上之良缘，预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独无意乎？”藐姑道：“此言甚善，但出于贱妾之口，反生堂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子当以术致之。”谭楚玉道：“术将安在？”藐姑低声道：“通班以得子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则将无求不得，有萧何在君侧，勿虑追信之无人也。”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

过了几日，就依计而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要依旧回去读书。绛仙夫妇闻之，十分惊骇，道：“戏已学成，正要出门做生意了，为甚么忽然要跳起槽来？”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谭楚玉道：“人穷不可失志。我原是个读书之人，不过因家计萧条，无奈何就此贱业，原要借优孟之衣冠，发泄我胸中之垒块。只说做大净的人，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涂



几笔脸，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我英雄本色；哪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还没有一本做君子，倒有九本做小人。这样丧名败节之事，岂大丈夫所为？故此不情愿做君子，倒有九本做小人。这样名丧名败节之事，岂大丈夫所为？故此不情愿做他。”绛仙夫妇道：“你既不屑做花面，任凭尊意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何须这等任性。”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都评品一番道：“老旦贴旦，以男子而屈为妇人，恐失丈夫之体；外脚末脚，以少年而扮作老子，恐销英锐之气；只是小生可以做得，又往往因人成事，助人成名，不能自辟门户，究竟不是英雄本色，我也不情愿做他。”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照他这等说来，分明是以正生居了，我看他人物声音，倒是个正生的材料。只是戏文里面，正生的曲白最多，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即使教他做生，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谭楚玉笑一笑道：“只怕连这一脚正生，我还不情愿做；□还愿做，那几十本旧戏，如何经得我念？一日念一本，十日就念十本了。若迟一月出门，难道三十本戏文还不勾人家搬演不成？”那戏师父与他相处，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倒把正生改了花面。

谭楚玉的记性，真是过目不忘，果然不上一个月，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就与藐姑出门行道。起先学戏的时节，内有父母提防，外有先生拘管，又有许多同班朋友夹杂其中，不能勾匠心匠意，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只说出门之后，大家都在客边，少不得同事之人，都像弟兄姊妹一般，内外也可以不分，嫌疑也可以不避，捱肩擦背的时节，要嗅嗅他的温香，摩摩他的软玉，料想不是甚么难事。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但凡做女旦的，是人人都可以调戏得，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这个规矩，不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有个做戏的鼻祖，叫做二郎神，是他立定的法度。同班相谑，就如姊妹相奸一般，有碍于伦理。做戏的时节，任你肆意诙谐，尽情笑耍，一下了台，就要相



对如宾，笑话也说不得一句。略有些暧昧之情，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不但生意做不兴旺，连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来。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不但有父母提防，先生拘管，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惟恐做些勾当出来，要连累自己，大家都担一把干系。可怜这两个情人，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连那“之乎者也”的旧话也说不得一句，只好在戏台之上借古说今，猜几个哑迷而已。别的戏子怕的是上台，喜的是下台，上台要出力，下台好躲懒故也。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喜的是上台，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下台要避嫌疑故也。

这一生一旦立在场地上，竟是一对玉人，那一个男子不思，那一个妇人不想？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没有一出尽情极致。同是一般的旧戏，经他两个一做，就会新鲜起来。做到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窃玉之状，假红倚翠之情，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词，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使人听了无不堕泪。这是甚么原故？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他这两滚做的都是实事。戏文当做戏文做，随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所以苦者不见其苦，乐者不见其乐。他当戏文做，人也当戏文看也。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在做旦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也。他这班次里面有了这两个生旦，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带挈得尊贵起来。别的梨园每做一本，不过三四两、五六两戏钱，他这一班定要十二两，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凡是富贵人家有戏，不远数百里都要来接他。接得去的就以为荣，接不去的就以为辱。



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自己跟在女儿身边，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好趁大注的钱财。谁想藐姑一点真心死在谭楚玉身上，再不肯去周旋别人。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教他上席陪酒，就说生来不饮，酒杯也不肯沾唇；与他说一句私话，就勃然变色起来，要托故起身。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块银子去结识他，他莫说别样不许，就是一颦一笑，也不肯假借与人。打首饰送他的，戴不上一次两次，就化作银子用了；做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戏箱之中，做老旦、贴旦的行头，自己再不肯穿着。隐然有个不肯二夫、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只是说出口。

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埠。这地方有所古庙，叫做晏公庙。晏公所职掌的，是江海波涛之事，当初曾封为平浪侯，威灵极其显赫。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圣诞。到这时候，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戏文，替他上寿。往年的戏常请刘绛仙做，如今闻得他小班更好，预先封了戏钱遣人相接，所以绛仙母子赴召而来。往常间做戏，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没有一个参前落后。独有这一次，人心不齐，各样脚色都不曾来，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先到。他两个等了几年，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怎肯当面错过？神庙之中不便做私情勾当，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说了一会，就跪在晏公面前，双双发誓说：“谭楚玉断不他婚，刘藐姑必不另嫁。倘父母不容，当继之以死，决不作负义忘情、半途而废之事。有背盟者，神灵殛之！”发得誓完，只见众人一齐走到，还亏他回避得早，不曾露出破绽来，不然疑心生暗鬼，定有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当日做完了一本戏，各回东家安歇不题。

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有个极大的富翁，曾由赘郎出身，做过一任京职。家私有十万之富。年纪将近五旬，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刘绛仙少年之时，也曾受过他的培植，如今看见藐姑一貌如



花，比母亲更强十倍，竟要拚一注重价娶他，好与家中的姬妾凑作金钗十二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十分款待，少不得与绛仙温温旧好，从新培植一番，到那情意绸缪之际，把要娶藐姑的话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绛仙要许他，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若还熨得他性转，自有许多大钱趁得来，岂止这些聘礼；若还要回绝他，又见女儿心性执拗，不肯替爹娘挣钱，与其使气任性，得罪于人，不如打发出门，得注现成财物的好。踌躇了一会，不能定计，只得把句两可之词回覆他道：“你既有这番美意，我怎敢不从？只是女儿年纪尚小，还不曾到破瓜的时节；况且延师教诲了一番，也等他做几年生意，待我弄些本钱上手，然后嫁他未迟。如今还不敢轻许。”那富翁道：“既然如此，明年十月初三，少不得又有神戏要做，依旧接你过来，讨个下落就是了。”绛仙道：“也说得是。”过了几日，把神戏做完，与富翁分别而去。

他当晚回覆的意思，要在这一年之内看女儿的光景何如，若肯回心转意，替父母挣钱，就留他做生意；万一教诲不转，就把这着工夫做个退步。所以自别富翁之后，竟翻转面皮来与女儿作对。说之不听，继之以骂，骂之不听，继之以打。谁想藐姑的性子坚如金石，再不改移。见他凌逼不过，连戏文也不情愿做，竟要寻死寻活起来。

及至第二年九月终旬，那个富翁早早差人来接。接到之时，就问绛仙讨个下落。绛仙见女儿不是成家之器，就一口应允了他。那富翁竟兑了千金聘礼，交与绛仙，约定在十月初三神戏做完之后，当晚就要成亲。绛仙还瞒着女儿，不肯就说，直到初二晚上，方才知会他道：“我当初生你一场，又费许多心事教导你，指望你尽心协力，替我挣一分人家。谁想你一味任性，竟与银子做对头。良不像良，贱不像贱，逢人就要使气，将来毕竟有祸事出来。这桩生意不是你做的，不如收拾了行头，早些去嫁人的好。某老爷是个万贯财主，又曾出任过，你嫁了他，也算得一位



小小夫人，况且一生又受用不尽。我已收过他的聘礼，把你许他做偏房了。明日就要过门，你又不要任性起来，带挈老娘淘气。”

藐姑听见这句话，吓得魂不附体，睁着眼睛把母亲相了几相，就回覆道：“母亲说差了，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二夫，岂有再嫁之理？”绛仙听见这一句，不知从哪里说起，就变起色来道：“你的丈夫在那里？我做爷娘的不曾开口，难道你自己做主，许了人家不成？”藐姑道：“岂有自许人家之理，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难道还不晓得，倒装聋做哑起来？”绛仙道：“好奇话！这等你且说来是那一个？”藐姑道：“就是做生的谭楚玉。他未曾入班之先，终日跟来跟去，都是为我。就是入班学戏，也是借此入门，好亲近孩儿的意思。后来又不肯做净，定要改为正生，好与孩儿配合，也是不好明白说亲，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生旦，演过情戏的人，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既不肯把孩儿嫁他，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即使留他学戏，也不该把他改为正生。既然两件都许，分明是猜着哑谜，许他结亲的意思了。自从做戏以来，那一日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戏的人万耳万目，那一个做不得证见？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忽然叫我变起节来，如何使得？这样圆通的事，母亲平日做惯了，自然不觉得诧异；孩儿虽然不肖，还是一块无瑕之玉，怎肯自家玷污起来？这桩没理的事，孩儿断断不做！”

绛仙听了这些话，不觉大笑起来，把他啐了一声道：“你难道在这里做梦不成？戏台上做夫妻那里作得准？我且问你，这个‘戏’字怎么样解说？既谓之戏，就是戏谑的意思了，怎么认起真来？你看见几个女旦嫁了正生的？”藐姑道：“天下的事，样样都可以戏谑，只有婚姻之事，戏谑不得。我当初只因不知道理，也只说做的是戏，开口就叫他丈夫。如今叫熟了口，一时改正不